



05364

教內書堂記

六清圖

卷之七

乙

張鼎三百六十三

公宮史局四閱月與同年翰墨齋翰墨齋趙君被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奄人自弱冠而下總角而上遴其穎慧者習誦讀工楷法而董以詞林官五人直日遍進皆內閣揭請得命也茲事實大奄主之諸監局有祿秩者所役屬若干人咸掄簡以充居恒各自有師其旦暮課業一如塾師例而請董以詞臣者重之也彼亦自爲重也宣德中謹身殿大學士陳山由內閣出教小內使書雖云輕其人然先朝亦已重其事矣故諸奄之傳宣詔命往來內閣無論

田亭草卷七

乙

張鼎三百六十三

品秩崇卑皆稱相君曰師傅所由來日久往時內書堂教習皆累資十年以上者至華亭徐文貞公特用資淺者爲之自己丑先輩始同官訝焉公笑曰徐思之不足訝也公意謂資深詞臣交游廣又或分校禮闈典試兩畿著錄稱門徒者衆諸大奄中奄恒緣而請託勢不得固辭因以爲名行累又有階而媒進者盖老成人之慎慮如此余輩既拜命則大奄先期通請牘候卜吉命日廼庀几席以待至期余輩由厚載門入大奄遣中奄主之率諸小奄肅衣巾趨迓既登堂前致詞曰司禮監某公方侍上左右不獲陪几

席謹遣某代主者貌博碩儀度委蛇甚都盖大奄所特簡也致詞畢肅余輩南向立主東向立諸小奄北向立四拜成禮退乃布筵陳肴核王者奉觴設匕箸諸小奄趨蹌前後時主賓初會席相距遠問答寥寥第舉觴以目而已然主者每觴必罄而時時浮白示容余輩私相語曰此其形貌瑰磊足澆者將謬擬量於百觚我輩第應以酒禮耳既撤席奉巨觥稱祝余辭以疾並爲之濡唇二君各盡一觥力辭歸主者不能強也率諸小奄揖送而別故事書堂有學長主課程糾過事每升堂揖罷則掣籤背書皆書罷則命長

短駢語隨其長幼酬對課程弗辦者例扑之學長職操箒受扑者恬不爲楚也廼學長亦時糾其不率者曰某歷位某喧譁每受扑則呼晷如郭舍人意學長或高下其手抑或以不率故督過特重也余聞而哂之諸侍側小奄拱而問曰師傅何哂也余應之曰吾列官史局而日作童子師是故哂耳第令若輩熟文義達理道它日爲國家作好事則吾之哂乃爲喜已問者踟躕而去越數日余進課業罷諸小奄爭摘竒字來問意大奄陰主之欲窮余所不知余稍爲解釋

一二仍語之曰若輩所誦讀不過語孟學庸進者

中外奏疏此其中曾無奇難字即令揚雄爲若輩師
無益也自是而奇字之問絕矣余因憶往哲所稱奄
宦自東漢迄後唐惟數呂彊張承業兩人其稱許太
陋俾供事掖庭豫參帷幄者視爲殊躅不足鼓其向
善之心即兩漢時如黃門令史游之勤款納忠多所
補益鉤盾令鄭衆之一心王室不事豪黨中常侍良
賀之清儉退厚不敢薦士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
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之清忠恬寂靡爭威權小
黃門甘陵吳伉之博達奉公從容寺舍所可稱者奚
啻呂彊一人而已迨于唐季凶奄之煽禍極矣然而

印亭草卷七

三 張端言九三

彊立持正排擠邪黨則有如俱文珍奮身定難讓功
辭賞則有如馬存亮痛嫉儕類退隱青城則有如嚴
遵美仗義矢節飲泣平賊則有如楊復光皆庶幾疾
風勁草狂瀾砥柱奚待三後唐乃稱一張承業也余
乃謀諸羅趙二君稍攬撫節畧彙次名籍命書史編
錄成帙以示諸小奄命時時習讀間呼而問之亦有
能津津頌說者而諸大奄中奄絕不以居間見免蓋
知吾儕之屹然不搖又寡交游鮮門徒必且以未同
之言卻之也乃知文貞公曲成後進之意豫且密矣
越一載余謁告南旋因追記其事

巢雲書院記

出城北三四里許。岩宇星列。而泉石稱最勝者三。望之突然。梵宮陰蔚。外坦而中幽者。觀音岩也。稍進而石門盤鬱。佛龕邃靚。有古松蟠虬。倒影者。彌陀岩也。又進而懸崖陁立。鳥道微茫。常有雲氣朝暮往還者。巢雲岩也。二岩距巢雲。若由踵至頂。望之不能尋丈。乃其欽釜突兀。曲折迂旋。登者十休而上。五休而下。若蓬萊千仞之不可幾比。一至其巔。則怪石峻嶒。擊空吐霧。流泉噴灑。瀑布飛珠。其奇勝甲于諸岩。而金谿之水朝于右。浯江之水滙于前。平疇緜亘。郡城在目。當其彤雲四塞。烟雨沉冥。則岑寂孤高。恍在層霄之上。若夫霽旭初開。暮霞掩暎。群山奔赴。環流浴日。又曠然備一郡之大觀矣。先是年遠荒頽。鞠為茂草。雖故老莫知其處。隆慶己巳。侍御詹君以言事忤上旨。譴歸田里。常棲遲于彌陀觀音兩岩之間。一日偕朱徵君訪尋故跡。援蘿登巖。披榛而石出。卓杖而泉落。不覺相顧大喜。謂神人之挈而授之也。已乃庀材鳩工。即其舊趾建之。中為書室。背北面南。左為流觴亭。傍注澗水。而蓄魚其中。右為軒窓。俯矚二岩勝槩。其規畫精雅。皆出君心構目營。而郡守朱侯。貳守

田亭草卷七

四

葉采三百七十四字

槩其規畫精雅。皆出君心構目營。而郡守朱侯。貳守

丁侯推守李侯咸捐俸以翼厥費兵憲喬公給岩僧田若干畝落成之日余携尊酒詣之相與掃石而坐臨流而飲覺其幽竒萬狀寥廓無涯令人息心炫目而不能舍去嗟乎百餘年榛莽之區一為君所賞識遂緣以改觀增勝即一草一木殆若非人間所有美哉君之足以自娛而茲岩之獲自托于君也然余觀自古諍臣以言獲罪者多稱病謝客塞戶避謗惴惴焉猶懼不測君今枕石嗽泉陶然以琴書詩篇自適既無懷沙賦鵬之怨又無憂讒畏譏之慮則其所遭之幸盖什倍於古人是皆一時勝事不可以無紀者

也余於是乎援筆而為之記君名仰庇今為茲岩主人喬公名懋敬朱侯名炳如丁侯名一中李侯名燾皆尚意氣雅慕君者而余為黃生鳳翔也

思明軒記

黃子以乙亥春別故山驅車北上時郵禁方厲從二三僮僕日崎嶇羈旅間行望滁陽屬雨雪載途輪蹄胥阻投蕭寺憇焉寺苾芻慧上人掘衣出迓入坐方丈啜茗飯蔬恍若脫苦海登淨樂界方丈後有小軒叢檜蔽虧掇孔氏之旨顏之曰思明拂几然香請余為記余謂上人學佛者何至援吾儒為重且方苦罷困怔衷龜手未遑也越晨復大雪四郊凜冽寂無行道聲上人留余甚懇雅有繫駒投轄意余乃就繩床與上人跏趺坐率爾問曰目有明乎上人瞠目視弗荅余笑曰上人果謂有明者目乎上人知余非談諧也徐思之弗得其說乃徐拱而請曰公能謂目為無明乎余曰藉令目果有明則冥突部屋中固宜頽然獨照胡爾懵懵也故知目本無明受三光之明以為明耳明外也非內也安得執外以為有也上人曰公之言然顧明者察秋毫瞽者泰山在前而無睹有之與無不既判乎余曰此強分別耳瞽者之目弗克受明非原有明而今喪之也凡人之一身百骸九竅均受諸造物有者幻妄無者真體乃世之徇生執有奚啻一端矣形本無着觸塵斯着而強名之曰根心本

無境。緣物為境。而強名之曰彼岸。聰明靈覺。竟其身
為形役。而強名之曰有真君。夫有非真也。惟上乘
法門。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不有之有。去來非增
不無之無。生滅非境。故滿月有輪。睹之無形。摩尼有
珠。示之無色。扣門有應。曰舍無人。但當空。茲所有
慎勿實。茲所無。此正義諦也。今上人日坐禪室中。而
憂然執無為。有不亦異乎。上人驚下席。再拜稽顙曰。
公殆剖混沌之竅乎。南能北秀。且拜下風。請勸諸楮。
余曰。無無亦無矣。安用言。安用言。無。上人請之甚力。
因次所問。荅作思明軒記。以貽之。余知上人非能歸
儒者。故不復示以吾儒之說。

誅蔓記

余守官南詞林。署宇岑寂。軒墀蕪穢。當階有惡木。踏
烏蔓草。積緣而上之。蒼翳叢蔚。群蜂結巢。甚夥。余來
暇。擁篲步屨。偶觸其繁柯。蜂遂群起。螫人。即掩面而
逃。猶追奔喧哄。弗止也。余不勝憤。呼僮輩。揮及操鋤。
難芟之殆盡。是夜夢青衣童子趨而訴曰。區區蔓草。
神也。自託根莖。均受亭毒。涵覆。先是寓茲署者。即
不垂灌溉。亦不相誰何。今足下橫見誅夷。一何憯也。
竊聞天道好生。王政不撻彙。不伐夭。以今揆之。殆異
焉。余勃然數之曰。夫好生仁也。討罪義也。爾之罪盈。

甲子草卷七

七
三

矣。不誅何待。今夫蓬在麻中。不扶自直。松栢孤根。挺
然獨秀。即隨風之草。亦頰仰造化。靡所攀緣。爾性安
非良。黃緣獨巧。在下援上。假柔護剛。膠漆連綿。藏瑕
匿垢。曲如鈎者。日進。直如繩者。靡前。爾罪一矣。兎絲
之下。必有茯苓。菀菀條桑。寄生茂焉。彼實異質。同氣
各成。藥物以濟民用。爾乃憑資藉蔭。為逋逃藪。萬毒
甚設。伺釁煽動。稍有抵觸。群飛刺天。如叢蛇蝎之窠。
奚止狐兔之窟。爾罪二矣。蜂腹蟬蛻。乘隙而出。憑社
黠鼠。當書斯伏。爾乃盤據輪囷。偃傲白日。森布支黨。
推之不去。陽暄先被其光華。膏露先霑其潤澤。彼雖

居中撐柱實乃徒擁虛器。旁觀者憤嘆蒙蔽者自若。爾罪三矣。爾負此三罪。而猶搖曳青紫。閱歷歲月。吾今乃按法行誅耳。豈與鋤當戶之芝蘭。焚崑崗之玉石比乎。而胡敢嗷嗷稱冤也。青衣童子聞余言。懍鳥縮氣。噤烏結舌。少頃復請曰。區區誠有罪。顧所附為誰。昔曹公伐濯龍之樹而興疾。鮑君襍舍北之桑而獲福。願足下審處焉。余叱曰。奴尚欲稱禍福。揚余為將來攀援地耶。晨起鳩衆。役集斧斤。伐惡木。新之庭。除蕭然。擁几危坐。遂援筆記其事。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堂記

宋諫議大夫韓公國華舉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泉州有惠政以赴召道卒建陽其稱中令則厥子魏公琦所贈官云魏公弼亮三朝功施社稷相州人嘖嘖頌說侈爲鄉邦重然公實泉署中產泉故列中令名宦魏公鄉賢而郡用忠獻顏堂則取魏公謚蓋存遺愛邈發祥所從來日遠先後郡守王公十朋汪公大猷真公德秀即署中建祠鑄像式隆祀典若曰是憑熊退食清紫降神之地云爾矣顧代遷事改祠宇久堙像設它移荒碑剝落尚論者慨噫

田亭草卷七

十

張尚言百九十二

馬夫當中令歿時郡人奔赴千里朝夕哭奠不忍別靖康末、犯河北過相州傳孝寺睹魏公畫像輒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嗟乎當時之人心如此三代直道百世如昨今之以名宦鄉賢儼然特祠者炳相望也迺獨於二公缺焉遂令報功崇德美意泯然於曠世之下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復斯言寧無遐想今郡守新安程公朝京方振揚風教修舉廢墜弔兩公之遺烈慨祀典之弗章則奮然任曰此余責也爰即郡廨一區重飭祠宇昇二像還祠中祀以春秋著爲例委黃子鳳翔記焉黃子曰夫祠之爲言祀

也又言思也畏壘尸祝高山仰止崇賢慕德今古同
然匪思其曷祀矣吳季子祠於毘陵齊相石慶祠於
齊郡矧中令魏公世濟厥美父子間交相重也俎豆
春秋實應古誼藉令紀載闕軼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是宜勒諸彝典以諗後人鳳翔不敏敬叙次其
事復爲辭三章俾祀者歌以侑焉辭曰風飄颻兮朱
旆雲晶熒兮五色各導從兮雙騶凜靈光兮惕息望
恍惚兮方來復容與兮裴徊心伴伴兮凝睇賦清紫
蜨兮蒞止森後先兮徜徉塞幃帷兮鼓吹燦畫錦兮
田亭草卷七

堂皇忻下民兮抃舞戀溫陵兮故鄉右降神霧縠紛
兮鬣鬣闢天門兮俯待趣九旂兮上騰霈霧沐兮風
灑悵冥蹤兮靡及永翹跂兮如在願遺麻兮此邦綏
旄倪兮樂豈右送神

南臺山重建精廬記

郡城之北清源山雄峙焉山有上下二洞稍折而西
循逕而南有恠石峻嶒下臨無地者為南臺山按爾
雅四方而高曰臺古所稱章華栢梁金鳳銅雀皆窮
人力為之備諸瓌觀惟疑霞臺之在瀛海軒轅臺之
在金母山乃天造非人力顧幻不可即茲山石壁千
仞恍如削以神劍驅以六丁載以巨鰲湧以靈蜃棲
以蕭史弄玉試憑而望之平疇絲亘岡巒環映溪流
若橫帶城郭若女墻雖地非宏曠而竒觀遐覽種種
入眸所謂高可望國氛小可容燕豆者庶幾近焉故

田字草卷七

十二

王朋刻三百八十八

自昔以南臺名云山故有精廬沙門居之歲久頽毀
騷人墨客携侶登臨則相與班荆藉草傳觴騁望白
雲青靄飄拂衣裾已而暝色逼人棲憇無所姑掉臂
而去之兵憲容縣楊公觀風政暇嘗一登眺裴迴則
慨然曰茲勝境也柰何委諸榛莽俾樵夫牧豎躑躅
徜徉哉遂創意重構之貲皆已捐不費公帑役皆傭
募不煩民力背石為屋架層樓其上左為梵宇為亭
黃生聞茲臺告成扶杖陟翫則輒有遐感焉夫物有
必至事有固然成之趨于毀也興之趨于廢也猶旦
之有暮彼金谷之園沒于豪貴平泉之石散于洛陽

其成毀興廢關一家者姑置勿論即章華栢梁諸鉅
麗時更代易倏已夷爲丘墟俾弔古躋躅者欲尋其
遺蹤而不可覩獨巖泉天然之勝托于亭臺棟宇之
觀雖不幸至於侈頹而一加修營輒已依依如昨故
恬愉葆真之士枕石嗽流終不肯以此易彼今世仕
者匪憫於溫飽私圖則縵於簿書鞅掌塵懷俗慮溢
滿眉睫第令移楊公所捐之費亦足供金谷平泉一
木一石之需乃所營者不在彼而在此茲其襟懷闊
豁豈俗吏所可幾哉余請告家居坐卧一小軒甚困
是日憑高遙矚岸幘引滿涼風被體酷暑煩消恨游
興未豪不能偕友人作河朔飲猶遲回弗忍去顧薜
靡之外恐有却立旁睨幾其去而代之者夫四時之
序豈直可以說應侯哉即巖泉觴酌之樂亦爾然使
余獲避喧逃虛偷一日之適者楊公德也興既闌促
藍輿歸復坐小軒爲之記楊公名際會萬曆丁丑進

士

異夢記

萬曆己丑冬至前之二日余以叨貳春省將祗事郊壇齋宿署中是夜淒風屏息玉宇澄泓與僚長東阿于公富順李公擁榻玄譚訖宵分乃罷既就枕而四壁闐寥鼾睡甚適忽夢有邇刺者余誰何之則曰于尚書使者也開函睇視弗睹名姓刺中弟有二語云空山一淚憑誰寄萬古孤魂祇自愁讀竟即遽然覺心殊駭愕通昔不寐晨起會飯具述以告二公恨不獲如周宣索統者訊之乃于公訝曰所謂于尚書者非眼中人耶余慙悚無以對少選而浙江上奏椽來

田亭草卷七

十四 蕭言大

呈副封則巡撫中丞傅某所題疏其疏畧曰伏觀故少保兵部尚書臣于謙當

睿皇北狩

景帝嗣

統之日內脩外攘盡瘁竭誠俾九鼎既危而獲安鑿輅既去而獲返忠甚盛也遭萋菲之構竟死非辜

睿皇旋復悔之

聖聖相承後先昭雪贈官賜謚建

祠吳山恩華爛然備矣維時棟事者弗克將順德意易名肅愍未愜衆心乞

聖明裁改以章顯勸慰幽

魂于公覽其疏顧謂余曰夢徵矣幽明感通之理一

至是耶顧少保公獨見夢於公何也蓋余嘗陟吳山

之陽謁少保祠為詩歌弔焉良謂有一面之識乎乃

為二公誦余詩有主聖臣忠語于公嘆曰公為少保
公知已舊矣奚啻識荆比疏下于公請改謚曰忠肅
命有司飭祠廟歲時虔祀毋有所懈 聖天子俞之
於是輿論稱愜謂足安少保公九京云公嘗撫大梁
故大梁人祠公祠碑記出北地李獻吉手猶謂南宮
之銅太子之易二者不能為公怨嗟乎此豈公所得
為也 純皇 敬皇怒之矣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至
今傳公言足為酸鼻迺索癡持議者猶然沿徐石之
吻公之抱幽憤於地下也固宜自古豪傑之士其精
英靈爽不與歿俱逝如温序見夢於其子張劭見夢

於其友彼皆倫誼維綴死別未幾今余之生後公殆
百年直以祠下一謁哀些片辭而公神遂不遐棄也
余亦獲贊成令典以藉手報公孰謂公其竟死耶昔
周禮春官有六夢之占余茲夢不與烏乃作異夢記

南安縣重建金鷄橋記

余巖居蕭散每凌波浮鷁弭棹扶筇徙倚翠光亭陟九日山雲頂望駛流中疊石若累碁或完或圯則金鷄橋故址在焉橋南臨金鷄山東距武榮邑治董二里許往來如織盈盈一水若鎖扃闕隔樊籬冠蓋者繫騎停車負檐者弛肩企踵招招舟子刺篙迴翔間有褰裳徒涉者余睹而歎曰國氏乘輿寧無動念水涸成梁之政蒞茲土者謂何蓋今天下物力詘法網密矣曩歲輶軒四出括贖鍰以實內帑嗣乃按籍上供若徵兩稅當官者搔手觸禁奚暇論繩墨之外矧

田亭草卷七

十六

卷七

人心多辟煩謗易騰寧獨于思婦謠即染指之譏且從而陰擬其後守土吏郵傳厥官憂讒縮步有自來已武進蔣侯蒞武榮者閱四載廉明愷悌百廢具興嘗新禪寺以虔祝釐移譙樓以撤障壅創隱君亭以旌遺逸黎庶樂趨閭閻不擾一日有請建金鷄橋者公奮然任曰吾責也遂列狀于兩臺時兵憲容縣楊公郡太守休寧汪公推守武進劉公方廣宣朝廷德意子惠元元爰力主其議首捐俸爲士民倡郡邑士民咸樂輸貲助焉遂乃擇吉鳩工市材輦石經始于萬曆壬辰年五月某日竣事于萬曆癸巳年七月某

日行者胥手額稱慶蓋茲役有三善焉古者說見戒
事迄事于日至而畢斬不妨稼穡以惠郊廛今官爲
募役農狎于野萬寶告成之期適與橋成值一善也
昔賢論荒政欲興工作聚失業之人比歲災荒室如
懸磬自茲役建而程傭酬直民藉宿飽二善也人情
樂成難與慮始乃斯輸鍤僇力信不爲厲非有徵
發期會而奔若流水捷若轉丸三善也夫萃是三善
者以營茲舉固宜其惠澤弘濟兆庶永賴哉先是古
讖有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宋嘉定中吾邑梁
文靖公應之矣說者謂吾郡人文昌熾當有應斯橋
田亭草卷七

嗣興者茲且聽諸冥漠顧諸公利濟之功不可無紀
余固陋叨典筆札因紀其事而系之以銘曰湯湯河
流畛域道側揭焉厲焉望洋太息倚與仁人視民孔
棘跨波爲梁靈構奇畫群鵠填河六丁驅石斷鰲奠
足垂虹舒翼連袂方車砥平弦直緩步康莊若履衽
席天江析木入寰咫尺寶筏非慈杯渡何極紀德峴
碑以永弗泐

郡守鄒公生祠記

萬曆庚辰郡守鄒公由刑曹大夫來典吾郡居五載遷副閩臬已復叅閩藩越萬曆壬辰擢為東粵廉訪使蓋先後蒞閩中餘一紀矣公將之官東粵道溫陵郡士氓先期走數十里迓之已又追數十里送之又相率詣黃生請曰太守鄒公之有遺愛于茲土也桑庚畏壘之祝久矣在念顧輶車猶往來境上時時獲望見顏色且格于例弗敢舉也今望東粵往矣召伯之甘棠雖云勿剪并州之竹馬無所復待矣吾儕且卜地建祠以識靡諼而願徼一言勸諸石黃生乃進

田亭草卷七

十八

張鼎
言十七

諸士民語之曰夫滁州之頌韓思復韶州之生祠徐申蓋自古有之匪今日始已顧以鄉薦紳稱是邦大夫不幾於諛耶諸君稔鄒公美政願為我叙述之乃諸文學耆老嫻于詞者則進而言曰夫古昔所稱良守班班史冊未易枚舉以今觀鄒公約飭砥礪無論暮金不入即束脩之餽一切謝卻此其清操雅節似北海之朱仲卿辰出坐堂皇吏抱牒次第受署浣手奉法而獨煦濡蒼赤務在成就全安此其明察仁恕似潁川之黃次公兩造至前片言立決事畢即遣歸

農仍簡除煩苛為諸屬邑倡此其安靜不擾似會稽

之劉祖榮郡故饒宦宗巨室公弗用觚稜自引重惟
遇事直枉毫無假貸雖有勢如山弗為奪此其公正
不私似扶風之尹子况蒞政餘閒輒校閱諸生差次
其材品且擇厥茂異者諄諄誨督之士斌斌多所濯
磨此其興賢毓材似成都之文翁盖鄒公德政如此
公行矣執事即累牘縷陳奚諛之與有黃生曰唯唯
否否君之言得微有未既耶先是監司蒞郡者過聽
悠譚猛欲斷流鑿渠興窮鄉灌溉利顧郡南瀕海而
城河流隨潮汐上下歲稍苦旱即浮鹵乘之下流既
分上源弗給異時沃壤當遂淪為斥鹵區利未興而
害已立睹矣時群情洶洶以為弗便乃肩其事者方
且鷲擊異議蠡厲畚鍤謂鄭國王景之績可旦夕就
公博采輿論馳白于撫院趙公檄下立止之以故萬
姓懽呼手額稱慶公沉毅善斷當機迎刃不動聲色
而利害灼然茲舉實永世德也柰何置弗譚耶諸文
學者老僉以黃生之言為然遂次所問荅俾勒于石
為公生祠記公名墀浙江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

二氏節孝祠堂記

王氏故勲閥也世爲廬州府六安州人已調衛閩之
榕城其自榕城入泉則自揮使濬公始濬伯子某世
其官仲子桓爲郡博士弟子蚤夭配李氏茹荼砥節
撫其孤嬉以亢王氏宗媵洪氏亦矢志相從終身弗
字郡人稱之曰雙節云節婦之子嬉起歲薦仕爲瀧
水訓導嬉季子文昇有隱德然皆以篤孝聞于家王
氏之累行好修所繇來遠矣文昇之子鏞惇惇篤行
君子也謂黃生請曰不肖自先高祖著籍于泉也曾
伯而下爲大宗先曾祖而下爲小宗不肖於禮得

亭草卷七

二十

兼冬三百八十七

別建祠堂茲且竭蹶圖之願丐一言爲記黃生名之
爲節孝祠堂而紀之曰夫乾坤所恃以不毀者綱常
已耳婦之貞子之孝皆天常人紀不當視爲希曠踔
絕之行顧詩錄共姜春秋美叔姬及陋揚舜孔門稱
曾閔一何寥濶罕值也乃王氏一門三世兼而有之
世德之積詎不厚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健
爲周敬姬誓死育孤百折不迴卒克昌周氏胤王休
徵以純孝名厥子根亦謚曰孝厥弟玄通孝謹名亞
休徵而王氏熾昌竟擅江右冠族蓋天心之佑善如
此今王君鏞且陵厲青雲搏扶搖上矣嗣興者當采

艾吾謂爲積善餘慶之券故特取節孝名其祠堂云
余草既具或有問於余曰夫李與洪分則嫡媵也茲
取二氏之節而雙之且王氏以洪祔于祠廟也禮乎
余應之曰漢書所紀李善非涑陽李元蒼頭乎當元
歿而遺孤岌岌善潛負遠竄迄用植遺漢帝嘉其義
即建武中詔書至令善與元之子績並拜太子舍人
矣洪氏之祔于祠廟也又奚疑焉因并記此以告王
氏子孫俾永世弗忘云

中丞集齋丘公家廟記

粵丘氏之先種德惟舊鬱積磅礴蓄焉未宣迄于中丞公廼始續戎駿發邁迹自身用光昭先人令聞訖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不云乎祀事孔明先祖是皇中丞公令德鴻猷恢前啓後是直丘氏孫子闡揚繼序世篤禋饗衍水木原本之念以永識弗謬公伯子維禎將建公廟于室之東咨度庀材賁志弗遂季子維棻筮吉經始遑靡寢食隆厥棟宇美厥輪寘所究竟厥緒者十之八九矣顧長算詘於短晷崇祐依神曠焉有待茲伯季二氏之子宇勲宇熙復踵

四序草卷七

廿二

三百八十九

先志竟之以萬曆己亥十一月九日甲寅鳩工竣事越歲庚子元正二十有二日丁卯奉主妥焉蓋士大夫廟祀之制裁於周格於秦漢復於晉唐而特詳於宋自慶曆至和間制詔初頒宰司建議下禮官儒臣叅訂堂室兩廡齋坊庖厨之位置籩豆簠簋尊壘鉶鼎之供用咸定其規畫品式而韓忠獻琦張忠烈後劉武僖光世其子孫胥䟽請于朝特建祠廟奉爲永世不遷之相蓋其制之詳且密如此惟茲中丞公氣節功業卓然負朝紳重望其令餘姚開府西蜀兩地之人咸祠祀之而泉鄉校亦春秋俎豆公不絕矧丘

氏之子若孫乎今營之再世死於地度矢棘暈飛之
能殖殖噦噦之觀弘敞鉅麗焜耀一時即不復如三
氏子孫微朝命爲光寵乃誼協楚茨制沿古昔予以
受明靈展孝思中丞公其可謂有後矣宇勳等來請
記翔樂觀盛舉因叙次其事而系以頌曰顯允中丞
維國之禎不回其德有赫厥聲畏壘尸祝桑梓攸程
貽謀燕翼展也儀刑本支百世則篤其慶綿綿繩繩
前廡後映率親率祖惟孝與敬一門雍睦以莫不令
新廟奕奕寢成孔安蒼龜叶從幽明齊懽酌彼清醑
祇潔盤餐孝孫將之威儀既閒烹蒿在上對越在下
則著則存貌愁心寫神之格矣祐以絕嘏錫爾祚胤
符于周雅追昔魯人有頌闕宮邇自后稷逮于魯公
卿尹庶士孝思則回勸詞貞石裡報崇隆

瘞旅記

萬曆丙申秋杪余將上先塚營葬途出南門經雙坑之鄉睹客死者橫道烏鬚鬢頽白形貌不毀蓋死暴疾非死盜也乃停籃輿鳩居民詰之曰人固有不幸時若輩群處茲土忍視其灑風沐露暴秋陽中坐斬一蠟裡之力不為地乎間有老而慧者向余語曰不敢也余訝甚詰其故則縷縷言曰是旅人以昨暮至少憇道傍有病色旋即望望然行若疾有所赴者行不百步僵矣當始僵時左臂負袱右手星衣一小傘橫其側余儕相告趨視尋各散歸舍躊躇不知所出已而衣與袱為行道者剽去矣憶先歲旁村有橫道斃旅類今日者其村民鬻錢瘞之越宿而無賴子叫號前曰若輩利旅人貲乘夜殺而埋諸坎請分餘貲畀我不者鳴諸官禍且不測是時強者髮指弱者膽落方四顧屏營無賴子則已踉蹌詣邑白諸賊曹尉尉遣胥役往驗焉胥役至擇民居敞朗者出檄踞坐厲聲色呼集里人發瘞視之睹其死暴疾狀甚晰顧呼儕侶聒嚙附耳如將深文案劾然眾滋慙為治酒食薦賂遺甚辦胥役歸陳牒于尉無賴子詣尉大號曰所遣人獵賄有狀何能塞眾耳目尉不敢問上狀

邑大夫邑大夫復遣尉往驗烏旁諸村聞尉出盛張樂往迓且蜂擁視尉所為尉至即詣視詳覈所指畫明晰如胥役言尉幸不挾賄然村中治供帳犒輿從惴惴然慙失尉心尉歸報無賴子復詣訟庭大號曰尉亦受賄耳尉指天誓曰白無它村老壯群擁者復涕泣稱枉如出一口邑大夫幸不尉疑也呼隸扶無賴子下檄瘞死者如初夫掩骼埋胔陰德事也旁村民甫一發念矢力而禍甯隨矣故曰不敢也余嘆曰為仁義乃不利至是哉雖然仁義附勢而行之何不利之與有遂呼僕募役夫買櫟荷鍤而瘞之記其狀

田亭草卷七

廿五

李文三百四十一

貌衣幘與死之日日揭木標道左俟其家蹤跡焉且詳紀始末告將來為吏者毋令黔庶以仁義為桎梏云

東郊山廬記

余以萬曆乙未卜永宅于東郊買山田亭距郡城十里時方有南秩宗之召控辭未允一意稱病迺寂往來丘隴間營其兆域植之檜栢每傳餐設榻假農家為廬湫隘喧囂靡獲寧宇然且朝夕安焉是冬奉主忌予告而畚鍤亦適竣事越兩載乃買園于山之南縱廣五畝居然田舍翁宅券也即其中構為小齋楹不逾九椽楠堂階不汰不陋雜蒔竹木花果編籬落環之而斥其餘為墳丁農桑業茲地高燥爽塏前臨達道然荆扉茅徑委蛇曲折而入車聲馬跡聞不

田亭草卷七

廿六

黃四三百全五

相聞且與農家鷄犬亦自夔絕余宴坐沾沾二喜又越兩載乃買池半畝田二畝于小齋之下魚弗能盈尺稼弗能充箱竊自謂濠梁壯觀洛陽負郭不是過也昔原涉葬其父大治塚舍為周閣重樓余既無饒積以遺後人安得原涉者為之子即有之非所願耳司空圖築墳塚每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為娛樂庶幾哉與劉伶伍柰佳客弗能從何余以區區最爾之地營茲小構不過斥鷃之枋榆鷦鷯之一枝顧容膝易安寓目易快清風明月易足耕夫牧豎易親而余家居城市無園林亭榭山曲水之娛或歷歲

叢叢力竭神瘁輒望茲山廬稅駕巾車獨往凌颺長
嘯誦東臯清流之賦為之擊節怡神客至則汲泉淪
茗摘蔬供饌掃苔砌而班荆命濁醪而取醉無羨于
重樓周閣亦無煩觴咏壙中第不知金谷蘭亭之唱
和視今日何如耳大都群生擾擾有涯者數無涯者
欲時乎縻情聲利料量失得則雍門之琴反以生悲
牛山之觴徒揮涕淚時乎游心物外齊一死生則觴
醴之樂勝於南面殤子之壽脩於彭祖夫余所裴徊
容與曳杖往還者非它日埋骨地哉乃行吟觴歌之
興往往于茲發之客至亦能樂與余共也莊生之言
曰有天適有人適三復斯語聊用快心因握管書之
貽達人一笑

泉州衛散饗記

茲記也為郡大夫合肥實公紀也衛群卒頓賴合詞請於衛將軍曰吾儕小人繫命公家帑庾異時者奸胥間郡侯之弗灼積據為窟穴也饗及期輒陰持而市之弗以時予即予矣復侵牟之弗如額吾儕閔閔焉如農夫望歲而天降之菑也實侯至則勅主吏按月呈牘月竟給之饗其或遭延規望陰為漁獵必正法弗貸諸以饗額上者署其價如數出則按尺籍如其價之數給之勾稽不煩胥史毋獲為姦利吾儕計日待哺若朝至而饗夕至而殮即歲之不易而侯恒予我以歲也且粒米寸鏹無浮券矣賴國家威靈疆場寧謐未從効死以報侯德願丐於立言君子而碑之用昭示後禩者衛將軍述其言以告黃生黃生不揣諾為漢郡守統騎士兵車稱曰郡將李廣守上郡右北平咸用武功顯而趙廣漢以太守將兵從蒲類將軍擊虜還復守京兆尹時文武吏未始判為兩途今郡太守職主奉宣詔書拊循黔庶而已無所與武事惟武衛糧饗則守實司之顧守之職繁矣諸百城長各以職事稟仰條教上官之檄若令又旁午紛沓如川至而山委也昕夕理簿書訊獄訟稍間延見大

重修安溪開先令詹公祠記

安溪之建邑置令也自詹公始公爲令多惠政尋棄官卜佛耳山居焉人稱曰清隱先生公既去而邑士民追慕靡諼爲立生祠祀之蓋在五代周顯德之世云迨宋咸淳中邑民以災旱禳祈故神公靈響請于朝得勅封靖惠侯賜廟額曰靈惠公始墨綬終巖壑生爲名德歿爲神今直稱曰開先令者溯昔士民意也蓋漢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而元始詔書特勅二千石率官屬行禮以示風勸北海宋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桐鄉民果爲立祠起冢虔伏臘祀今公有遺祠下協人情上膺朝命所由來日久公裔孫或居郡城或居邑里或居佛耳山之陽耕者敦本業讀者狎弦誦甲第賢豪斌斌嗣奮其二十世孫憲副公念廟貌弗稱舉義重興之規制宏廓輪奐輝煌詳具關廣文記中嘉靖之季邑遭寇亂祠遂燬于兵燹今司寇君憲副公仲子也自釋褐歸伏謁祠下顧瞻徘徊喟然嘆曰揚祖烈嗣先志是在不肖方今公私罄匱其何敢以累公帑煩族人復自捐貲重建願力絀未備沿之

四十載復寢寢阨剝矣迺于萬曆辛丑詆吉鳩工扶
傾葺圮堂宇一新敞以門樓翼以廊廡奕然壯觀猶
曩于是公靈響益著益存諸春秋俎豆于公堂者亦
益懍然祇肅矣夫元始詔書第一時令典耳而公祠
宇祀事易數代如一日即廬江朱邑所不能必之子
若孫者公獨不費怔營奉嘗百世若持券而掇之此
其垂庥衍慶一何悠且遠也按郡志公自光州固始
入閩閩王昺強畀以袍笏弗受節度留從效辟爲從
事弗應重建議創邑小試惠澤而遂爾終身林藪也
公清修砥節庶幾哉廉頑立懦之風其賢裔孫獲則
而象焉代有繁蔭永享禋祀不亦宜乎翔不文於祠
廟告新之日勒爲記公諱敦仁憲副公諱源弘治乙
丑進士少司寇君名仰庇嘉靖乙丑進士

重脩開元寺記

今兩都盖有朝天宮云神壇象設儼然于上而黃冠者流日靈承奔走焉每歲時萬祝之辰則冠紳珮王雲集輻輳文武吏各東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百官執職傳警諸所為趨蹌升降之度唱替導從之節一與殿廷不異夫叔孫通之起漢制也為綿叢習諸野外漢帝臨觀令群臣肄習彼何其委諸草莽也乃知後王之制備且詳矣雖其因之事亦義起吾郡開元寺建自唐垂拱間白蓮呈瑞膾炙人口厥後次第營拓區院之莊嚴浮屠之峻麗屹然為城西巨鎮而

有司習朝賀儀者詣焉此與兩都之朝天宮秩在典籍豈殊焉年所多歷日就頽毀故檀越裔孫憲副同安黃君斤財鳩衆稍稍脩葺之而紫雲正殿工鉅費繁力寄群緣勢難獨任也郡侯合肥實公以萬祝詣寺睹其彫剝不治重蔽風雨則愆然駭曰天威咫尺之謂何乃有司徒爾玩視也遂厚捐為倡而郡丞清江楊公別駕海鹽陸公司理江寧卜公晉邑侯清遠徐公南邑侯東莞袁公胥捨俸佐之郡士民亦慕義響應焉凡八閱月而工告竣時實侯將以入覲行矣諸耆老方相率祈佛異諧所願謂茲感舉也宜有

紀而屬筆於余余謂如來示法以無為宗其視吾儒
名教猶之蒼與素燕與越然顧夫幡幢之供設梵唄
之讚頌所為朝夕虔禱展敬於空王者厥禮一何重
哉數百年祇洹精舍 高皇帝綸音在焉而諸司遙
祝之儀俯僂于剝棟頽楹之下彼奉空王者計畫無
復之耳而折珪儋爵北面稱臣子奚為者也此竇侯
所為目擊而心懣也公方潔仁明脩舉廢墜如學宮
如尊經閣如紫陽書院如南溪石梁皆捐俸營之不
以煩閭閻寸錫茲特其一云余既紀其事而繫以詩
曰銀函遙度須彌律峯國號毘尼天曰梵率弄土為

城編茅覆佛積縷滿千買花貢靛發彼弘願更無長
物瑤壇之祝 天子萬年冠裳萃止歲時有虔尊勝

弗飭禮教虛懸戒律具嚴貪為慳緣吾儒之教亦復
如袞懿哉郡侯憑熊分虎香風慈雲慧日化雨性根
菩提澤庇寧宇梅陞肅趨楓宸在覩爰需檀施成茲
義舉淨財逋委凡衆齊心露澄緝并霞映雞林層甍
迎日蓮座凝陰令辰崇典 天鑒如臨濟濟翼翼以
莫不欽海國騰懼群黎戴德頌公佳績勝彼佛力兼
生其共垂範圍極爰勒岷碑永鎮寶域恒沙有盡貞

思服堂記

吳興沈公奉璽書來督閩學者凡四閱載以積望擢
叅知閩藩建南其駐節地也公雖釋學政專董一方
其餘光映燭奚啻懸北斗臨之顧諸士乍離良師依
依瞻戀皇皇然若有失者將圖祠公以志永念公聞
而亟止之曰吾不願有此名矧猶承乏茲土乎二三
子愛我宜以德毋重吾罪諸士唯唯已復聚而謀曰
夫茲舉也且將見吾師於羨墻詎寧祝畏壘護其棠
習孺子慕而已會城故有正學書院公嘗群諸士敬
業時課視焉諸士構講堂于其東後既竣署其門曰

田亭草卷七

卅四

卷元
三百八十四字

八閩問道所請于豐城見羅李先生願其堂曰思服
又不遠數百里詣清涼山中謁黃生為記黃生黠淺
未聞道第竊據所聞紀之曰淵哉李先生名堂之旨
乎夫大雅咏周王也孟氏樂道之與七十子之服孔
子對舉齊稱而千古杏壇之教遂與鎬京辟雍之化
抗而為兩乃其原原本本則曰以德行仁無異術也
孔門言仁曰成己曰教不倦統之曰性之德韓昌黎
氏名仁曰博愛宋儒摘以為譏至其言德也則曰足
乎已無待於外即見道分明者不能易也夫德修之
闇然歛之藹如其推之而準如形之印影響之傳聲

也周京之民與孔門之群弟子所為心誠服者其故
可思已不佞竊睹吳興沈公仁人也德人也公胸懷
澄瑩性資醇坦不設門戶蹊徑以自標幟而其中有
介然弗殺者甫入閩輒以端士習正文體嚴著令甲
逮行部校閱諸所収擯獎戒戛然循之如田之有畔
布帛之有尺幅也竒詭之詞囂競之風一旦為之不
變閩故多才公恢網羅之煦愉蒞之乃至風教法紀
所關毫無假貸每諸生以問業上謁視之猶家人父
子所鼓舞陶鑄培護愛惜無論英哲之彥爭自濯磨
即屏棄弗收為法受譴者亦自謂靡憾盖公之真誠

田亭草卷七

卅五

卷元

三百六十三

側怛實盜而溢為匪第以沾沾示惠矯飾為名者所
謂仁人德人非即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
之言公之於道不待設門戶蹊徑者也宜諸士之戀
慕弗能解也乃諸士則何以報公哉詩咏周王之譽
髦斯士也曰成人有德孔門三千之衆獨稱七十子
而德行實首四科夫豪傑不待文王而興洙泗脉
鬻塾頌法舊已矧公日以身為鵠多士日以耳目為
步趨勗德不勸期于速肖所以報也登斯堂者宜

然惕矣

陳紫峰先生嘗宮特祠記

國之大事在祀蓋自古記之而嘗宮之祀典主於表章賢哲以揚勵世風尤莫有嚴焉者矣殷設學曰瞽宗使有道德者師焉沒而祭之以爲樂祖周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其禮教隆然粲矣而又祀先賢於西郊之庠蓋孔氏所謂天下之大教也夫春夏秋冬弦誦詩書之備法籩豆簠簋鐘鼓管磬之備物步趨周折登降揖讓之備文其爲教也人人之所共知乃獨謂既沒之祀爲足以教天下也茲其故豈易言哉人情激於有所觸而怠於無所勸彼其旌別於宮墻俎豆

四亭草卷七

廿六

庚冬三十九

之間能使聞且見者艷羨而興起焉是激勸人心之大權而殷周之典所以爲備也我國家稽古定制廟學中設鄉賢祠將擇其德業學問卓爲儀表者而祀之即古瞽宗西庠之遺意顧甄覈弗嚴沿私相襲既非所以明祀典之重矧有曠世賢哲屹然挺生于茲地上之有功於聖經而下之有關于風教者詎可槩以常典施之哉某自少小時輒聞吾邑有陳紫峰先生者今世名賢也先生潛心理學博綜經傳而尤邃於易嘗從虛齋蔡先生問業蔡先生特所獎許每剖析疑義眞探奧突必于先生焉證之若程門之游也

立朱門之蔡元定也諸所著述咸足羽翼傳註而於其所未發至其棄官顧養再徵不出飄然逍遙於物外而不知有可慕之祿爵尤為足以立懦而廉頑知先生者謂其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此百世定論也先生之沒有司既未與議列祀之黌宮矣然景行私淑之士猶謂不滿崇尚之意始議特祠如蔡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一區堪卜建如式殆若天造地設以遺之今日者議始於郡守朱公炳如邑令黃侯金色成於按院劉公良弼督學宋公豫卿郡守姚公光洋而邑令曾侯士楚

實助醵金以襄厥事二百年來未有之曠典于今始備熒熒奕奕即黌序亦為之生色矣告成之日奉主以祭郡邑有司暨吾鄉縉紳學士忻忻然先後駿奔焉謂茲舉不可無記而屬筆於小子某其謂先生大節素履詳於傳誌載在郡乘可以無贅故特記其興事始末使千百世之下知我國家崇賢右文之治真與殷周比隆又使遐邇人士讀其書尚論其世而聞風思奮有不止於言語文字之粗者則茲祠之建其所繫於世道不少也豈直以為先生榮已哉先生名琛字思獻紫峰其別號也

藏書室記

凡藏書必有樓爲之洞牖踈櫺以便搜閱辟蟬蠹且
令吟風弄月之趣與諷咏俱適此儒林家所稱爲勝
境樂事余家無樓臺則第構屋五楹上棟下宇度群
籍其中彙次森列俾不至散亂而已顧逼隘特甚弗
能容一榻每意至則側身信手携數冊就卧內閱觀
之更番來往意趣悠然若坐群玉山房而闚二酉之
祕也漢陸賈云書爲曉者傳夫曉書豈必在多哉余
自舞勺時受胡氏春秋兼習左氏傳已乃漸習他經
及綱鑑性理真西山文章正宗非有他多識博聞可

田亭草卷七

卅八

玉朋三復金

鋪張爲炫耀然出應主司試亦如探囊取給不苦匱
乏比領鄉薦則歲二十三矣自是獵涉諸子讀遷史
兩漢書暨國朝典故間有手自摘抄者有依先輩題
評勒于篇端纍纍作蠅頭字者今其書具在蓋下帷
發憤又七年而始叨第濫竽詞苑以書史爲職業捐
俸旁購逐歲遞增即不敢望四庫之藏而擬諸王修
丁顛二家似不多讓顧繕性醜世之資所須幾何竊
自愧駑劣不能遭時邁會用半部論語佐致太平亦
不辜情迷進退溺志羶途以讀書不識字貽譏當世
之賢哲余謂曉書不在多竊或非謬也歲在萬曆甲子

五冬積苦淫霖閱五六日稍霽矣屬洪流暴漲闖入
城市倉卒不及爲防家之老幼臧獲登榻而坐沒脛
而爨姑置群籍於意外比水退乃命奚童開扁鑰就
視次第向皦日中曬晾之諸腐壞不堪檢存者姑置
若既焚之芻狗耳曬晾畢仍舊藏焉而古今書目竟
不遑具夫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積書以遺子孫子孫
未必能讀則自古云矣張華雅嗜墳籍嘗徙居載之
三十乘杜暹聚書萬卷貽誠于後即以書借人者猶
目爲不孝其篤好注心如此顧中台星坼少子避密
箴之而留戀不能引退華雖博物亦奚以爲杜氏之

後人竟未聞有留意縑箱紹承世業者則與平泉之
木石奚異凡余所聚書多經心鑽研隨筆鉛黃積累
幾四十載蝕之以蟬蠹殘之以黠鼠又出其不意而
蕩之以波臣騰囊卷帙多所耗失然其爲長物亦已
多矣吾子孫能讀是書者第沿博反約精思實踐淺
求之勿泥於副墨洛誦深求之勿索於玄珠罔象窮
勿厭囊螢之苦達勿侈稽古之力要以步趨先民修
身見世漸不忝于平生庶幾哉式穀貽謀可無負乎

如其不能讀也則蔡伯喈崔慰祖亦願吾
母徒操杜暹榻心爲有識所嗤笑矣

